

孫稚雛編著：《青銅器論文索引》，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6月，287頁，16開，平裝，人民幣5.50元。

隨著近幾十年考古事業的迅速發展和有銘銅器的相繼出土，青銅器研究的陣容也不斷壯大起來。有關青銅器的論著雖然為數不少，可是材料分散，書目控制極其不足。一旦深入研究起來，就往往掛一漏萬，所以嚴謹的青銅器研究者幾乎無一不自行編制書目。一門急速發展的學科竟然出現這樣一種資料雜亂的現象，不能不令人感到意外。相對起來，甲骨文研究的書目控制就健全得多。胡厚宣在1952年發表的《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sup>1</sup>，資料完備，幾乎把1949年以前的甲骨學論著一網打盡，極富總結性，堪稱古文字研究書目的典範。此書問世以後，其補之作也至少有四篇之多：（一）陳夢家《甲骨論著簡目》<sup>2</sup>；（二）肖楠《甲骨學論著目錄（1949—1979）》<sup>3</sup>；（三）王宇信《建國以來甲骨文編年論著簡目（1949—1979年9月）》<sup>4</sup>；（四）吳浩坤、潘悠《甲骨論著目錄》<sup>5</sup>。研究甲骨並不比研究金文特別有意思，但研究甲骨往往有左右逢源的樂趣，而研究金文却經常苦於蒐集資料，筆者就曾經不止一次為追尋資料不果而感到興味索然。

孫稚雛的《春銅器論文索引》是迄今為止青銅器論著最詳盡的書目<sup>6</sup>。筆者粗略翻檢一次，發覺孫著有以下幾個優點：

一、蒐羅廣博 孫著收錄範圍，上起清代中葉，下迄1982年底，除報刊外，兼及專著、論文集。銅器不論有無銘文，一概網羅，與金文有關的璽印、貨幣等文字資料，也兼收並蓄。其中不乏港、台、海外的論著。至於稿本、油印本之著錄<sup>7</sup>，對讀者來說更是珍貴。全書總收條目2,832，除去「互見」的條目外，總數仍在二千以上。

二、檢查容易 本書將青銅器論文分為九類：壹、概述；貳、報導；叁、文字；肆、考釋；伍、器物；陸、璽印；柒、貨幣；捌、其他；玖、述評。論文牽涉不止一類的，分置各處，注明「互見」。書後附「著者姓名（或單位）索引」，極便讀者。

1 胡厚宣：《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上海：中華書局，1952年1月。

2 陳夢家：《甲骨論著簡目》，《殷虛卜辭綜述》附錄，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年7月，頁659—673。

3 肖楠：《甲骨學論著目錄（1949—1979）》，《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8月，頁420—466。

4 王宇信：《建國以來甲骨文編年論著簡目（1949—1979年9月）》，《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附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3月，頁215—239。

5 吳浩坤、潘悠：《甲骨論著目錄》，《中國甲骨學史》附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頁352—395。

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的《新出金文分域簡目》（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5月）在每一器下注明「資料來源」和「參考文獻」。該書收錄論文頗多，但不及孫著完備，而且1949年以前資料不加收錄，於讀者也不方便。

7 如頁114即著錄了稿本：「毛公鼎集釋 容庚（稿本）」。又頁100著錄了油印本：「孟鼎銘考釋 商承祚《古器物銘釋》（1927年中山大學油印本）」。

三、提要切實 自1950年至1982年底發表在《文物》、《考古》、《考古學報》、《考古與文物》、《中原文物》、《江漢考古》等刊物上的論文、發掘報告數量驚人，讀者實難一一披覽。單就《文物》、《考古》兩刊計算。《文物》自1950年創刊至1982年底共出版319期<sup>8</sup>，《考古》自1955年創刊至1982年底共出版283期<sup>9</sup>，兩刊合共602期，以平均每期兩篇計算，文章總數已過千。據筆者估計，編者著手編書之前，最少看過一千五百篇以上的報告和論述。從條目所附提要可以看出，編者差不多每篇文章都仔細審查篩選後，才撰寫提要。讀者手持一冊，就可以按圖索驥，省卻不少翻檢之勞。

《青銅器論文索引》成於一人之手，錯漏在所難免，以下提供幾點，希望再版時可以改善：

一、漏收 (1)頁186既收戴君仁的《石鼓文偶箋之二》(《中國文字》第42冊，1971.12)，則不能不收《石鼓文偶箋之一》(《中國文字》第23冊，1967.3)；(2)同是周法高發表在《大陸雜誌》上有關銅器斷代的論文，頁143收《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西周銅器的年代問題》(58卷3期，1979年3月)，似乎沒理由不收《讀〈微氏家族銅器與西周銅器斷代〉》(59卷5期，1979年11月)；(3)頁184—185既收有關楚繪畫的論著，卻又遺漏了董作賓的《論長沙出土的繪畫》(《大陸雜誌》，10卷6期，1955年3月，頁173—177)和陳槃的《先秦兩漢帛書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4本，1953年3月，頁193—195)；(4)同是論文集，頁107收谷霽光《史林漫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頁240—254)的《詢簋考釋質疑》，卻不收《中華文史論叢》增刊《語言文字研究專輯》上册所載李瑾的《漢語殷周語法問題探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2月，頁68—90)。此外，附錄的「引用報刊目錄」似乎也應附上出版日期、地點、卷、期等資料。例如頁282收錄了《中國文字》，卻無說明年份，讀者自然以為收錄的是截至1982年底的《中國文字》。其實，索引只收停刊前的《中國文字》，復刊後的《中國文字》(新一期至新六期)則未加採錄，此處編者宜加以註明。

二、提要過簡 一般來說，本書的提要都繁簡得宜，但也有個別地方失諸過簡，如頁115著錄高亨的《毛公鼎銘柬注》(原載《志林》，1942年3期1頁)，此文與高氏的另一篇著作《毛公鼎銘箋注》(載《文史述林》，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12月，頁541—579)究竟有何分別，編者並無說明；又如頁68著錄吳匡的《金文札記》，完全不提出版資料，讀者徒知內容大意如何，卻不知出處，這點編者也應加注意。

8 《文物》原名《文物參考資料》，1959年起改用今名。

9 《考古》原名《考古通訊》，1959年起改用今名。

三、體例不純 本書個別地方體例並不統一，如於書名外加〈 〉號，本來甚便讀者，例如頁115著錄的高鴻縉《毛公鼎集釋》（1956年7月印行）便是。但同是高氏的著作，頁111著錄的《頌器考釋》（1958年刊行）卻既有〈 〉號又不見於附錄「引用專著及論文集目錄」內，不知是何緣故；又如頁61著錄張光裕師的《澳大利亞所見中國銅器選錄》，該文本來只是《屈萬里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8年10月，頁51—66）的其中一篇論文，既非專著也非論文集，卻又見於「引用專著及論文集目錄」。至於收錄專著更不知有何標準，如頁85收錄了黃然偉的《殷周青銅器賞賜銘文研究》，卻不收容庚、張維持的《殷周青銅器通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年10月）。頁143收錄了郭寶鈞的《商周銅器羣綜合研究》，卻不收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北平：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1941）。

四、誤置 如頁34著錄郭敬書、趙安杰《靈寶縣發現春秋銅簋一件》（《文物》1982年4期40頁）。按靈寶縣在河南省，編者將此文放在「報導」第八項「陝西省」內，恐怕是誤以「靈寶」為「寶雞」所致。

五、錯字 孫著因為手鈔行世，間有筆誤，是不足為異的。如頁91《壽羅香林教授論文集》的「林」字，在頁278「引用專著及論文集目錄」卻誤寫作「琳」，而且兩處都奪「壽」字；頁285著錄《香港中文大學學誌》，「誌」字當是「報」字之誤；頁31著錄《岐山縣北郭公社出土的西周青銅器》，作者「郭建業」，「建」當作「健」。

總的說來，孫著缺漏雖然有，但不算多，比起全書給讀者帶來的方便，真可以說是微不足道。最後，筆者有兩點意見提出來，希望編者再版時加以考慮，第一是斟酌收錄外文資料，外國人研究青銅器水準雖然參差不齊，但也有不少是頗堪借鏡的，如松丸道雄之於制度文物，白川靜之於字詞考釋、林巳奈夫之於列國銅器、Max Loehr之於形制花紋、Noel Barnard之於鑄造技術，都有可觀之處，不宜摒諸門外；第二，據作者自言，「本索引和《金文著錄簡目》是為編纂金文集釋而作，所以收錄範圍以與集釋有關為限」（《青銅器論文索引·例言》），可見此書本質上只是一本「工作書目」，這當然無可厚非，不過求全責備的讀者所樂見的一定不止此吧。編者說：「本索引主要根據中山大學圖書館，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室以及容希白師所藏書刊和編者見到的資料編成，在編纂過程中參考並核對了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中國語言學論文索引》甲、乙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圖書資料室的《中國考古學文獻目錄》（1949—1966）和其他的一些資料索引。」（《青銅器論文索引·例言》）「其他的一些資料索引」不知何所指，但如果編者能夠參考利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東洋學文獻類目》（年刊）和國立中央圖書館的《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月刊），則遺漏的論著相信一定會大大減少。

朱國藩

香港中文大學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